■ 政德镜鉴

他是清廉俭朴、骑驴上朝的清初状元郎。自入仕后，累迁擢升，官居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高位，却每思劳谦冲退，屡屡以“有恙”恳请离职。及其临终，又嘱托家人勿向清廷申请恤典和谥号。对于他“仕隐”的矛盾彷徨，有人认为是其虽出仕满清，却思慕旧朝，心念恢复。

傅以渐：状元归去驴如飞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本报通讯员 席真 傅尚明

4月的江北水城，草长莺飞，花团锦簇，处处洋溢着春日的气息。由光岳楼南行约三公里，便来到了清代首位状元傅以渐的故乡——聊城市傅家坟村。

“傅以渐是顺治三年（公元1646年）殿试一甲第一名，就是满清入关后的第一位状元郎。傅以渐入仕途后，凭借出众才华，短短十余年便官居宰辅，可谓显耀一时。但清初满汉两族激烈的矛盾，让傅以渐深陷仕途与气节的情感煎熬中，因为不敢公然反抗，就屡屡以患病为由要求归乡。”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副教授范景华介绍说。

在傅家坟村东南，建有约70亩的傅家陵园，傅以渐便安眠其中。

贫寒子弟爱读书

傅以渐出身寒微，既没有殷实的家资可供凭恃，也缺乏显赫的家学能够沿袭。对于他金殿夺魁的缘由，聊城百姓除了将之归为“聪颖”“勤苦”等共性外，也进行了一些神话迷信处理。如今民间依然流传着傅以渐诸如“夜读玉皇皋”“东南有文气”等奇闻逸事。

傅以渐的先祖叫傅回，系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。明宪宗成化（公元1465-1487年）中期，傅回在东昌府下辖的冠县任知县。他在任内怜恤百姓，施行仁政，深得民心，颇有德声，是远近闻名的循良之吏。待任满归乡时，冠县百姓蜂拥而至，他们攀辕卧辙，赠伞脱靴，为挽留傅回竭尽所能。据清初保和殿大学士李霨为傅以渐所作的《诰赠三代碑文》记载，渴望落叶归根的傅回眼见百姓深情厚谊，不禁老泪纵横。他决定“留匡胤慰群氓”，将夫人李氏及三个儿子留了下来。其中一子居冠县，一子居博平，次子傅祥则奉母李氏侨居聊城。

因百姓挽留自己而留下妻子，此说并不合于常理，难经得起推敲。而在道光二十三年（公元1843年）修撰的《东郡傅氏族谱》中，对聊城傅氏由来，则有另一种不同的解释。傅氏后人、傅家坟村党支部书记傅东德说：“傅回的夫人李氏，精通堪舆术（即风水学）。她认为东昌府是块风水宝地，日后必出贵人，便执意要求自己和部分子嗣留下。李氏后来在聊城东南方择地作为傅氏祖茔，嘱咐等自己过世后定要葬在此处。她挑选的地方，就是今天的傅家祖坟。她还预言，‘四世之后必有光大吾门者’。”

傅以渐是李氏七世孙。等他高中状元后，清廷依例诰赠三世官职，傅氏果然四世显贵。

其实傅家到傅以渐成名前，都算不上当地的名门望族。傅以渐，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（公元1609年），字于磐，号星岩，人称星岩先生。史载他“三岁能诵书，五岁熟记经史不遗一字，十岁工属文，博览群书”，以文思敏捷、性情机警著称。

相传傅以渐少年时，就能与赶考的举子比拼才学而不落下风。某年的深秋，傅以渐身穿棉衣御寒，手拿羽扇去热，只身到运河畔读书。河中有赴京会试的举子乘舟路过，见岸边奇装异服的少年，无不开怀大笑。其中更有一举子吟出对子上联，戏谑傅以渐：穿冬衣，摇夏扇，糊涂春秋。上联字含冬夏春秋四季，讽刺傅以渐潦倒寒酸的落魄形象，工整且新奇。未想傅以渐不假思索脱口道出下联：坐南船，喝北酒，不识东西。举人见小儿如此机敏，无不瞠目结舌，暗暗称奇。

神童似恒河沙数，成大才者寥若晨星。多数神童，往往昙花一现，犹如“仲永”般泯然众人。神童要成才，不仅依赖先天聪慧，更需后天勤学。傅以渐幼年读书，就以痴学勤苦出名。他家境贫寒，为了读书，就将文章摹写于墙壁上，天黑后香头之光映照诵读。

后来傅以渐经人引荐，拜莘县人孙肇兴为师。孙肇兴是明熹宗天启二年（公元1622年）的进士，“高才邃学”，通晓经史，是明末清初理学名臣。傅以渐跟随孙肇兴精研义理之学，很快成为闻名遐迩的年轻学者。

在聊城民间，流传着“傅以渐夜读玉皇皋”的奇闻异事。故事里的傅以渐，也是勤苦好学的贫寒子弟。他白日观书孜孜不倦，夜间还要挑灯攻读。长此以往，家庭逐渐入不敷出，灯油也难接续。

可傅以渐嗜书成瘾，若一晚不读书，便食不知味，寝不遑安。正在愁闷之际，他忽然忆起街边有位卖糖的老者，摊旁总点着一盏油灯。傅以渐就端坐一旁，老者卖糖，傅氏观书。老者见他如此好学，深为感动，便每天都来点灯卖货。某日，老者将听闻的怪事告知傅以渐：不远的玉皇皋道观，近日频现怪异，先是夜间灯火通明，后来时常有板砖飞出。有好事者去查看究竟，也被砖头砸破了脑袋。傅以渐听到有个灯火通明的好地方，就立刻拜别老人，飞似的跑到了玉皇皋。

其实灯火和砖头，都是道士们故意制造出来的灵异事件，为的是喝阻鸡鸣狗盗之徒。道观主持看到傅以渐好读成痴，认定他将来能成大事，就嘱咐道人燃灯供其读书。傅以渐在玉皇皋，一连读书三年。

“古时寺庙道观也是读书人的求学之所。因为傅以渐成了状元，当地人就把他读书的故事传奇化了。”范景华说。

傅以渐16岁时，跟随顾炎武的族人顾绳武游学京师。回程时母亲李氏病故，傅以渐杜绝交游，守孝三年，平日唯读书而已。

一朝夺魁天下知

三年守孝期满后，傅以渐以童生身份参加聊城县试，高中第一名“案首”，次年增补为廪膳生员。按明制，学子具备生员资格后，可每月从官府领取廪膳，以改善生活。

但明末海内鼎沸，天下书院荒废，傅以渐的生员待遇时有时无。他观望天下大势，认为烽烟四起，便隐迹藏行，读书于聊城东南书院。其间山东数次举行乡试，傅以渐皆没有参加。

后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兵临城下，百姓惊恐逃散，书院也人去楼空。唯独傅以渐仍然雷打不动地在书院攻读不辍，被当地引为笑谈。

傅氏陵园内的牌坊

有人见他只知死读书而不知谋出路，便讥讽道：“贼至矣！读书何以为？”傅以渐却答：“使有真天子出，亦必用读书人。吾辈不读书，将奚为耶？”又有人问：“生死即在眼前，读书尚有何用？”傅以渐亦答：“死生命耳。苟不死，天下竟不用读书人？”

城池危殆时，曾有一位佛僧遥指傅以渐读书方向说：“吾望东南气甚佳，此宰相大魁之兆，城必无虑也！”后来，聊城果然有惊无险，安泰无恙。

崇祯十七年（公元1644年），关外满族降服山海关明朝守将吴三桂，击败李自成大顺军，占领北京。满清以异族身份定鼎中原，急需汉族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效忠。在大学士范文程建议下，清廷于顺治二年（公元1645年）重开科举，开科取士。傅以渐见天下初定，正是用人之际，便参加了山东省乡试，中第八名。第二年二月，他赴京参加会试，也榜上有名。四月参加殿试，顺治帝出策论题为：

帝王君临天下，都希望国祚绵延无穷。但历朝历代，无不初始兴盛，后来式微。这其中既有天命作用，也有人为缘故。我接受上天指示，凭借祖宗余荫，入主中土，统一华夏……但因为身处深宫，仅凭奏章了解天下，难以真正分辨正邪真伪……而历朝大臣皆好植党营私，互相倾轧，包庇弄权，以致冤屈与诬告难以分辨，朝纲因而糜烂，国祚也自然倾覆……究竟该如何革除历朝共有的弊病呢？……而且我族入主中土，与汉民风俗殊异，如何使满汉官民能够同心合志……各位举子身处鼎革之运，朝政得失之本源，天下治乱之缘故，你们理应筹谋纯熟……希望你们畅所欲言，不要有畏惧之心，不要存隐藏之念，但所论不要琐碎繁杂，不要泛泛空谈，对于你们的策论，我都将亲自阅读查看……

顺治的殿试策论题目，既有历朝用人得失这种“老生常谈”的问题，也不乏满汉矛盾这类敏感的热点话题。傅以渐在策论答卷中，详细列举了古代治乱兴衰之事及其缘由，重申了选贤任能、各司其职、上通下达的重要性。而对满汉关系，傅以渐无所隐晦地表示：“在汉固当遵满之廉洁，重其所以律己；在满亦当通汉之委绪，详其所以课人；在汉固当敦满之嵩朴，建真实之业于上；在满亦当辩汉之典则，判是非之介于心。”

傅以渐的对答，看似站在满人立场，其实委婉地为汉人争取权益。他主张满汉只有优缺不同之别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汉人应该学习满人的淳朴气质，满人也要学习汉人的文化典则。他实际上把汉人上升到与满人平等的地位，强调只有互相尊重，才能同心合志，形成“早成混一，克垂永久”的良好局面。在满汉激烈对立的历史背景下，傅以渐发此议论，也是冒一定政治风险的。

不过，傅以渐有理有据的对答，深得顺治的赞许，被选为一甲第一名进士，授宏文院修撰，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状元，可谓一朝夺魁天下知。

加官进爵居高位

傅以渐赶上了清初提拔汉臣、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好时代。纵览傅以渐的仕宦履历，几乎每年都有升迁或调动，“累迁”与“擢升”不计其数，很快就进入高级官员的序列。

状元及第的次年，傅以渐充任会试同考官，协同主考官和总裁评判天下举子的考卷。他慧眼识珠，亲自选拔了22位杰出人才，其中钱塘人黄机后来官至文华殿大学士，一生尊称傅以渐为“座师”。

顺治五年（公元1648年），他又出任《明史》纂修官，修撰前朝历史。三年后书成，傅以渐因功又迁国史院侍讲。顺治九年，傅以渐出任《太宗文皇帝实录》纂修官，负责皇太极时期史料修录。顺治十年正月，又迁秘书院侍讲学士，五月迁少詹士。六月擢升为国史院学士。

顺治对傅以渐“圣眷隆重倍于同僚”，“太祖高皇帝配天诏，拟御制，太宗实录文”等重大工程，皆委任傅以渐处置。

顺治十二年正月，傅以渐向顺治陈述安民三策，主张尽快由“马上得天下”变为“马下治天下”，受到皇帝赞赏和褒奖。次月，顺治加封傅以渐为太子太保，成为时年仅两岁的太子玄烨的老师。不久又改任国史院大学士，兼文武殿试读卷官，充《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圣训》和《通鉴全书》的编纂官。

顺治十四年，江南爆发科场大案。当年南京举行乡试，选拔举人。对于赋税重地、反抗中心的江南，朝廷对选人尤为重视。20名考官由礼部遴选后，再经顺治亲自核准。考官出发前，顺治召见主考方猷和副主考钱开宗，告诫他们要秉公为国选拔贤才，切勿营私舞弊中饱私囊。

但江南一些才学低劣者，自知难在科场有所斩获，便打起了贿赂考官的主意。方猷和钱开宗一开始严词拒绝，后来半推半就，最终来者不拒。江南乡试榜发，才学出众者名落孙山，不学无术者反而榜上有名。学子开始游行上告，科场舞弊事越闹越大，以致惊动中央。顺治下令将已录取的举人押解入京，亲自在紫禁城太和门出题考试。复试后，有14人被取消举人的资格，其余人则可在来年参加会试。

顺治对舞弊人员严惩不贷：主考副考方猷、钱开宗被立刻正法，叶楚槐等17名考官处以绞刑，妻子家产籍没入官。考生方章钺等8人杖责40大板，父母妻子兄弟流徙宁古塔。顺治铁腕处理科举舞弊，除了肃清科场纪律外，也有敲打走科途汉臣的意味。

第二年的贡院会考，汉臣们避之不及，主考官久久难以选定。顺治亲选傅以渐和李霨担任会试主考官，对他们寄予厚望，希望拨乱反正，廓清舞弊之风。

傅以渐刚接任，就遭言官非难。言官上疏，主张禁止考官携书入场，防止和考生串通作弊。傅以渐则以为，考官携书，为批阅试卷时参考之用，防止因记忆错误而误批，影响录用的公正性。顺治采纳了傅以渐的意见。

前一年的科场大案，傅以渐对其惨烈记忆犹新。如何避免舞弊，最需主考官的以身作则、亲力亲为。傅以渐入考场后，殚精竭虑，日夜操劳，“奖掖后进，如恐不及”，担心辜负了举子的期望。长久的操劳，加上如影随形的压力，竟让傅以渐累至吐血，被迫上疏乞归。顺治特意降旨道：“知道爱卿偶然患病，希望你勉强支撑病体料理春闱之事。”傅以渐便带病主持完会试，亲自选拔贡生400余名。顺治由此称赞他“恪勤职业，股肱竭力”。

会试结束后，傅以渐因功加封少保衔。当年九月，清廷将内院改称内阁，傅以渐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，进阶光禄大夫。

“状元归去驴如飞”

随着各地反清势力的消弭，清廷开始志得意满，加强了对汉人的奴役和压迫。傅以渐经常对君王委婉提出劝谏，希望他们不要罔顾民间疾苦，时刻注重自身的修养和反省。他向顺治提出：“正天下必先正己，志行正，安得不居贞也……民必归之。”同时他劝谏君王，多重用有德才的人，远离奸佞小人，“任贤保泰，君之愿也。有以间之则不行，清心寡欲，唯贤是从，辅相裁成，功归社稷矣”，“犹幸小人之短于才耳，实为君子危之”。

傅以渐官位日重，却常怀畏惧之心。他个人生活清廉简朴，为人乐善好施，“位居相位，食不重味，衣皆再浣，与寒素无异”，“每闻百姓疾苦，若切于身；闾里有义举，必赞成之”。

傅以渐晚年居乡养病，只是静坐书斋读书写字，出门也不讲究仪仗。当时聊城县令出行，喜欢大张旗鼓，身旁衙役前呼后拥，后面鸣锣开道，极为扰民。傅府离县衙不远，傅以渐每次听到县衙的锣声，都躬身肃立良久。家人不解其意，傅以渐说：县令乃本地父母官，我是本地子民，理应尊敬。后来县令仪仗又从傅家门前经过，傅府一个仆人便把这件事告知了自己熟识的县衙差役。县令听说后万分惶恐，定要亲自到傅府赔罪道歉。此后，县令出门轻车简从，很少扰民。

傅以渐不讲排场，在京师上朝，常骑一头黑驴，前有仆人牵拉缰绳，往来于宫廷住所间。顺治偶见大学士骑驴的滑稽模样，不禁开怀大笑，立刻御笔绘制一幅《状元骑驴图》赠送给傅以渐。画图上角，还有一首顺治改编苏轼《题云龙山放鹤亭》的题诗。顺治将苏诗末句的“新郎”改为“状元”，“马”改为“驴”，即“云龙山下试春衣，放鹤亭前送夕晖。一色杏花红十里，状元归去驴如飞”。

后来著名画家丰子恺，也作过一幅《状元归去驴如飞图》的儿童漫画。身材微胖的状元傅以渐，因心情愉悦，快驴加鞭，胯下黑驴好似骏马般健步如飞。两仆人从在后举着“肃静”“回避”仪仗牌，气喘吁吁地跑步跟随。漫画下有周作人所题的《清顺治帝》诗一首：“挣得清华六品官，居然学士出寒门。胡雏亦自知风趣，画出骑驴傅状元。”旁有周作人小字注：“顺治幼年即位，为聊城傅以渐画《状元归去驴如飞》。”

丰子恺所作《状元归去驴如飞》图

仕宦外族心难平

傅以渐的仕宦生涯，有着截然对立却始终纠缠的两种境遇：一面是清廷频繁对他加官进爵，一面是自己抓住一切机会不断请辞归乡。一旦皇帝恩准，便“归去驴如飞”。

顺治十三年八月，清廷对傅以渐进行任职考核，为再度提拔作铺垫。傅以渐在述职后，立刻提出辞职归乡的要求。顺治知晓后，颁发圣旨，温言宽慰：“爱卿是辅弼重臣，性情淳朴真诚，办事勤奋谨慎，我正需倚重信任，岂能请求引退？希望你能发挥才能，辅佐我化成天下。”

顺治十五年九月，清廷改内院为内阁，傅以渐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。可次月，他就以身体“有恙”为由，上疏告归故乡。傅以渐一连呈递奏折三次，顺治才允许他先行返乡，等病愈后再入京供职。第二年，傅以渐奏称自己病势未能痊愈，希望朝廷另择他用。可顺治依旧宽慰不已：爱卿素来清廉谨慎，辅佐之功昭然日月，如今抱恙应多调摄，待病愈即可回京，不需请求罢免。

自顺治十五年至康熙四年（公元1665年），傅以渐在故乡养病将近七年。其间顺治和康熙时常派使臣到聊城来探视，并敦请傅以渐回朝赴任。但傅以渐每次都以身体不适为由，要求继续居乡养病。在傅以渐病逝前一年，山东巡抚周有德还登门看望。傅以渐则以“久病难痊”，让周有德“代为题请”，希望能“在籍调理，不必启用”。

康熙四年，傅以渐病逝于聊城。临终之际，他千叮咛万嘱咐家人，切勿向清廷请求恤典和谥号。清廷竟也顺水推舟，对这位曾经的大学士仅给予“钦赐祭葬，崇祀乡贤”的待遇，并没有给予谥号认定。

谥号对于古代大臣来说，是官方对自己一生的盖棺定论。“美谥”往往能让臣子流芳千古，是人人可望不可及的，具有极强的诱惑力。

可傅以渐为何坚决要求清廷不要赐予谥号呢？傅以渐后人、著名史学家傅乐成曾指出：“傅以渐其实并不甘心为异族效力，心有非常之志。他与吴三桂交往甚密，可能想借三桂的力量，以图恢复。清廷对此也略有所知，他的僚属有因交吴三桂而被免职的。他以清圣祖的师傅（康熙）之尊，临终不肯请恤请谥，而清廷竟亦从其所愿，与此事不无关系。这件事的有无，至今已莫可究诘，除非起星岩公（傅以渐）于地下，才能明其真相。”

清初，是满汉矛盾激烈对峙的时代，汉臣虽在清廷为官，却受到满官的欺凌和歧视。傅以渐虽然位高，实际权力却非常有限，从事的也多是主持考试、编纂书籍之类细枝末节的装点之事。清初实权机构是由满清贵族组成的“议政王大臣会议”，傅以渐及汉族官员不过是点头画押的“机器”而已。而顺治对傅以渐的敬重，也更多是装点门面的形式。所以傅以渐虽然官位日高，却越来越渴望离职回籍，保留名节。

傅以渐去世后，埋葬于傅氏家族墓地。家族墓地始建于明朝，至康熙五十六年（公元1717年）受皇封扩建为80亩，茔墙外还有护茔地40亩。1966年秋，傅氏陵园遭到破坏，华表、碑林、石马、翁仲等古迹皆被砸毁。

2013年，傅氏族人、在黑龙江经商的傅东坡个人捐资1200万元，按照傅氏陵园从前模样，重新加以建设修葺。

·相关阅读·

傅以渐在清初仕途畅达，官居宰辅，却屡屡乞假告归。除了淡薄名利的个人品质外，也和变幻莫测的时局政治息息相关。

清初汉族士子：仕与隐的痛苦彷徨

□ 本报记者 鲍 青

明清易代，士人的心理受创最为深重。入仕满清、夹缝求存的士子和贰臣，相比死难者和遗民，在人格气节上处于最艰难的境地。他们身居朝堂，却对清廷有疏离感，时刻彷徨在仕与隐之间。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状元傅以渐，官职升迁不断，却屡次要求隐退，正是此种矛盾心理下的产物。

清朝入关，一开始声称要替明臣民报君父之仇。但随着军事的节节胜利，政策由最初迷惑人心的“吊民伐罪”，转变为消灭所有的汉族反抗者。

特别是消灭南明弘光政权与李自成大顺军后，摄政王多尔衮开始改变怀柔政策，肆意推行“首崇满洲”，意欲同化汉族的压迫政策。顺治二年（公元1645年），重新下达严酷的剃发令，让大部分在朝汉官心存芥蒂。

顺治三年皇帝殿试贡生,傅以渐在策论中颇为大胆地提出满汉互相学习的论点,便是针对清朝民族压迫有感而发,意图调和满汉矛盾。

民族高压政策下，不仅烈士遗民大量涌现，就连入仕清廷的汉臣，也面临“疏奏不能尽陈，封章不敢频渎”的困局。一些有血性的汉臣，在谏诤无效后，纷纷离朝回籍，形成清初汉官“托故告归”潮流。他们除了政治失意外，更多的是良心不安。这股“托故告归”的势头，一直延续到顺治中后期。

明末“江左三大家”之一的龚鼎孳，起初“闯来则降闯，满来则降满”，没有丝毫臣子气节。在仕宦满清后，他却开始有气节之伤。他的《初返居巢感怀》诗：失意人归故国秋，飘零不敢吊巢由。草将封恨题青冢，鸟为伤心改白头。不单单抒发了仕途失意之感，更多地描写了名节有亏的愧疚与悲哀。

而明末文坛宗主钱谦益的转变，无疑更具代表性。他降清后任礼部侍郎，不久“以疾乞假”，回到老家江苏常熟。钱谦益和绝大多数贰臣一样，因名节有亏，经常悔恨交加，以泪洗面。多年后，他还在诗文中反复说：“近日理头梳齿少，频年洗面泪痕多”，“故鬼视今真恨晚，余生较死不争多”。

与龚鼎孳等贰臣将悔愧停留在纸面不同，钱谦益却以实际行动进行弥补。顺治四年春，钱谦益资助江阴人黄毓其举兵反清，后因事泄被捕入狱。在南京监狱里，钱氏度过了一年的牢狱生活，幸得妻子柳如是千方百计营救才出狱。

三年后，68岁的钱谦益又受黄宗羲之托，游说降清的汉人将领马进宝。清初降将，往往居心叵测，反复无常，时常首鼠两端，意在观望。钱氏游说，无疑是冒着全家灭族的危险。他在前往金华前夕，作《五日夜泊眭州》诗，表达复杂的感情：客子哪禁节物催，孤篷欲发转徘徊。晨装警罢谁驱去，暮角飘残自悔来。千里江山殊故国，一抔天地在西台。遥怜弱女香闺里，解泼蒲觞祝我回。

钱谦益深知此行九死一生，异常凶险，所以临行前犹豫徘徊，但在民族气节拷问下又毅然登舟前往。随着日暮角声四起，想到小女遥祝自己平安归来，又不禁后悔伤感万分。但为“千里江山”，为留住“一抔天地”，还是毅然前往。这种义无反顾的原动力，便是在于洗刷降清污点。

傅以渐在明代并未出仕，没有钱、龚等人沉重的负罪感。但他身为汉人知识分子，于满族朝廷中委曲求全，心中也是百般不乐意。自1646年高中状元入仕，到1655年提出辞职返乡，在北京的仕宦生涯也不过10年光景。

傅氏归乡时，天下反清已归于沉寂，满清力量占据压倒优势。傅以渐也就只能把不满埋藏心间，以隐居不出这种消极方式来抵制而已。他在辞世前，特意叮嘱家人不准向清廷索要恤典和谥号，便是一种委婉的表示。